

女兒是長不大的小貓咪

文：林一平

2010年6月，大女兒 Denise 取得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碩士學位，由美國返台度假。我很久沒見到 Denise，花點時間幫她畫一幅肖像(如圖 1 所示)。一邊畫，一邊回想過去生活的點點滴滴。

身為人父，忙於工作，我對子女並未盡到很大的責任，小孩大部分時間是由太太照顧。並非我不愛小孩，而是在工作壓力下，往往將事情分為「不重要但緊急」及「不緊急但重要」兩種。對女兒的照顧就是被歸類成「不緊急但重要」，而我泰半的時間也在「不重要但緊急」的俗務中消耗殆盡。哈佛大學的孔祥重教授和我聊天，說他早年專注研究，對他女兒童年歲月的印象幾乎空白，令他感到遺憾。妙的是他女兒後

來就讀哈佛大學，上他的課，父女每個星期反而能固定見面。

我雖然不是很稱職的父親，二十多年來倒是為女兒拍攝了數百小時的成長記錄片，因此兩個女兒都看到了她們出生及成長的過程。包括臍帶是如何剪斷的，以及我們是如何熬過小孩天天夜哭的階段。Denise 一歲半識字，從小她習慣性的閱讀所有身旁周遭的書籍與文字。我們投其所好，盡量利用我們居住的小鎮圖書館，讓她大量閱讀圖書畫冊。有時家中借回來的書都念完，還來不及去換，她沒書可念，就拿起餅乾盒子上的說明猛讀。有一次她的 Pre-School (幼兒托兒所) 老師很訝異的告訴



圖 1：Denise(繪於 2010 年 6 月)

我：「你女兒會念娃娃車告示牌的字 "buckle up"，提醒老師要綁安全帶呢！」老師若有所思的下結論：「以你女兒的程度，Day Care教的東西一定讓她感覺很無聊。」

Denise 兩歲時，我們搬家到紐澤西郊區，後院草地，常有兔子、野鹿、浣熊等動物出沒。幼稚園下課，Denise偶爾會很鄭重的向我們宣佈：「學校公告，最近有灰熊出沒，門戶要小心。」這個生活環境養成她對大自然的親近。她總是能在大家不留意的地方抓到蜥蜴、毛毛蟲，在手上把玩。我有很多生物方面的知識是 Denise 教的。她四歲時，某次下大雨，我家的車道冒出上千隻蚯蚓。Denise 很興奮的捧著滿手蚯蚓，喊著：「Daddy，你知道嗎？有些蚯蚓有五對心臟耶！」我很驚訝，她怎麼獲得這種知識的。原來我買了一套英文百科全書，自己懶得看，擺在書架上裝飾。反而是 Denise 遇到想知道的常識就會去翻這些書。在仲夏之夜，家門口的草地有上百隻螢火蟲飛舞，發出綠光。六歲的 Denise 告訴我，螢火蟲發光的顏色不僅是綠色，還有黃綠色、黃色及橙色等。她用了 Luciferin 這個字，我聽不懂，查字典才知道是螢火蟲的「發光質」。

這段期間，要管教 Denise 並不容易。用中文教訓她，她不是真的聽不懂就是假裝聽不懂。用英文訓話，她就會糾正我的發音和文法錯誤。小學一年級時，Denise 的英文有咬舌發音問題，小學老師建議去做矯正檢查。於是經由家庭醫師轉介言語矯治專科醫師，帶她去做全套的評估診斷。我七嘴八舌的向矯治醫師說明問題。醫師診斷後說：「你女兒的問題不大。倒是你的台灣腔要不要

來矯正啊？」

Denise 小學二年級時，全家搬回台灣。Denise 就讀新竹科學園區雙語部，她的中文程度一直無法跟國內同年級學童相比。某次在街頭，指著電線桿的標語問：「為甚麼電線桿貼奇怪的 Pizza 廣告啊？」原來標語寫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她只認得她愛吃的「披薩」和「菩薩」依稀相似，以為是一種 Pizza 品牌。我任職的交通大學被她說成「腳痛」大學。

這段時期，為了鼓勵她重視學校功課，和她約定，如果考試成績好，就任她挑選養寵物。她達成任務，要求養蛇。我們就帶 Denise 到蛇店。結果她挑了一條大蛇。買蛇不成問題，但養起來非常頭痛，每個月要餵一隻活的小雞。最後當父母的食言，打了退堂鼓。

Denise 念完五年級，我赴美進修，舉家搬到西雅圖，也安排小孩到當地學校就讀。在西雅圖，六年級就是初中(Middle School)。Denise 申請進入大西雅圖學區的 APP (Accelerated Progress Program)，學校附設在位於西雅圖市區的 Washington Middle School (WMS)。Denise 在 WMS 適應得很好。有一次老師要求學生設計未來的西雅圖圖書館建築架構，再用紙板做出立體的幾何圖像，以這些「模型」實作出設計的建築。Denise 的作品被特別挑出，刊登報導於西雅圖報紙(參見圖 2)。

Denise 十二歲時考 SAT，相當於台灣的學測，成績優異，榮獲為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特殊天賦學會(Study of Exceptional



圖 2：西雅圖報紙登載 Denise 及其作品

Talent；簡稱SET)終身會員。因此在WMS就讀時，幾經面試，獲選進入華盛頓大學(University of Washington) Robinson Center的 Early Entrance Program資格。這個入學方案，可以在七或八年級時，跳級進入華大高中培訓班，一年的訓練後直接念華大，成為大學生。身為父母，我們當然對於這個機會感到興奮。不過這個入學方案，除了要求學生合格外，家長也需要面試，並承諾於小孩就學

期間全程定居華盛頓州，陪伴小孩。主要是這個學程的功課負擔很重，在預修這一年，家長必須隨時和學校充分配合。我的工作在台灣，無法達到學校要求，Denise也終究沒有跳級入學華盛頓大學。

Denise在WMS念完一年，返台繼續在園區雙語部就學。國中三年(七至九年級)，有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。有一段時期，我決定要當個好爸爸，陪Denise做數學作業。那時作業有些證明題，是我的拿手好戲，常教Denise作「跳躍式」的證明，告訴她不要執著於太基本，甚至瑣碎的步驟，應予以簡化略過，將功夫放在關鍵步驟的證明，如此方能見樹又見林。沒想到有一天她很生氣的說，我教她的證明都錯誤，老師不給分數。原來老師要求每一個雞毛蒜皮的步驟都不可省略，否則證明得再好都不給分。Denise因此不准我繼續教她，讓我難過了好一陣子。最近和清華大學的史欽泰院長聊到這件事，他也同病相憐的說：「我女兒以前也不准我教她功課。」

七年級時有一件意外，讓Denise被學校處罰，還差一點被退學。那年，我們帶Denise去參加營火晚會的露營活動，後來又



圖 3：Denise 做天燈

教Denise做天燈，以燃燒的熱空氣，推動天燈升空(參見圖3)。因此有一段時間讓她對火焰非常著迷。結果在學校運動會預演前，她利用體育課練習時間，帶領班上五位男生在操場旁燃燒樹葉。根據Denise的說法，他們有基於安全考量，先挖一個深坑，然後才在土堆旁做起「火焰的實驗」，結果被學校認為嚴重違反校規。由於Denise是帶頭的首惡，我和太太只好代表全體家長，被叫到學校訓話。讓我啼笑皆非的是，兩個小時前我還在交通大學輔導學生家長呢。最後Denise被記警告，外加一個月的勞動服務。還好Denise沒有因此受到打擊，而是持續保持她對未知事物的高度好奇心，例如她會主動在網路上自學拉丁文和日文，並參加網路寫作競賽。

十年級時Denise和班上幾個同學組團，每週六上午在新竹動物園當義工，常常看她



圖4：Denise幫忙看病



頭插著老鷹或孔雀羽毛，扮演印地安人回家。這群小義工很有創意，就地取材，協助策畫園內各項改善措施，如：在鳥籠內用童軍繩搭建鳥兒棲息的繩梯、在水泥烏龜池加繞裝飾枕木，也協助餵養園內動物。Denise更主動爭取在新竹一家動物醫院當義工，協助醫生動手術。動物醫院的吳醫生很驚訝，Denise在進行血淋淋的手術後，仍能旁若無事的吃完一個便當，直誇獎她，是當獸醫的材料。2010年6月Denise回台灣，仍到動物醫院見吳醫生(參見圖4)。

Denise在台灣升大學成為問題。她的中文程度無法通過學測考試低標，很難在台灣申請到相當程度的大學。我們夫婦四處奔走，希望有其他的入學方案，皆不得其門而入，只好讓她申請美國大學。最後入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(JHU)。在JHU唸書，Denise很幸運的進入生物系黃周汝吉院士的實驗室，接受汝吉院士的指導。Denise提到她在實驗室，由老鼠搖搖晃晃的尾巴打針，相當傳神。她也持續在巴爾第摩的馬里蘭動物園當義工，餵養鱷魚、企鵝之類的動物。她有時會以很奇怪的方式受傷，例如大腿不小心扎進刺蝟的長針刺，費一番功夫才取出。她遺傳到我喜歡漫畫的興趣，常參加巴



圖 5：Baltimore Otakon；右圖是 Denise 在漫畫祭中戴上小猴子的面具

爾第摩盛大的漫畫祭 (Baltimore Otakon；參見圖 5)，也花很多時間在網路上，義務將中文漫畫翻譯成英文，和網友們共享。大學三年時間，Denise 主修生物，副修英文寫作，每學期的學業都獲選為 Dean's List 榮譽。三年後畢業，獲得 Graduated in Honor 的殊榮。

回首 Denise 的學習成長，相當有接觸。蘇東坡說：「人皆養子望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，惟願孩兒愚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」天下父母，望子成龍。我這個不太稱職的父親，也不例外，跌跌撞撞的走過 20 年，Denise 在我們心中是永遠長不大的小貓咪 (見圖 6)。未來對女兒的期待，只希望「平安是福」，身體健康，余願已足。友聲



圖 6：永遠長不大的小貓咪